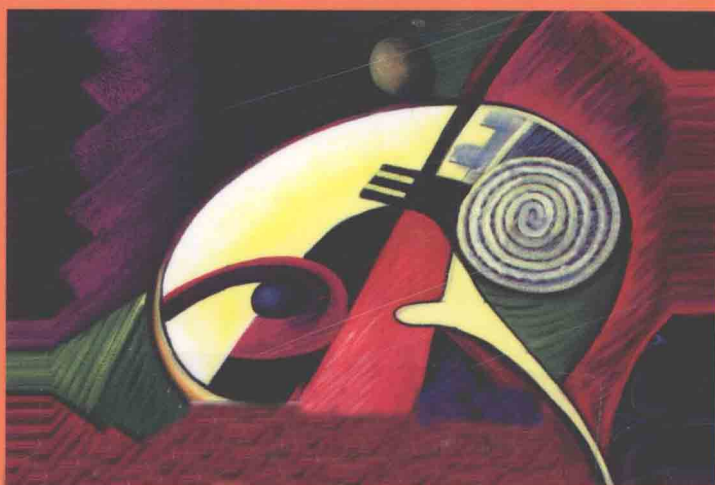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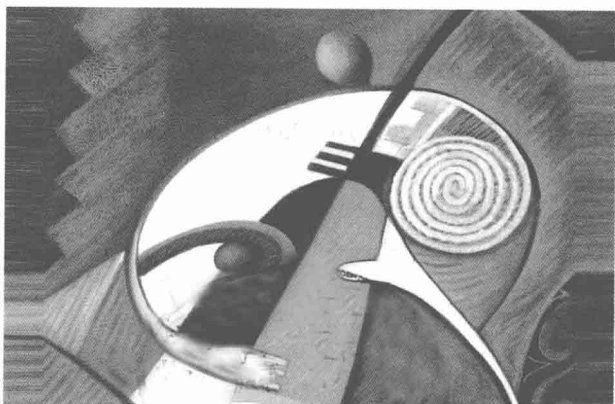
(澳) 迈克尔·怀特 (Michael White) / 著
李明 党静雯 曹杏娥 / 译

叙事治疗创始人之一迈克尔·怀特重要代表作品!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Copyright © 2007 by Michael White

ISBN:978-0-393-70516-4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版贸核渝字(2009)第09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澳)怀特(White, M.)著;
李明,党静雯,曹杏娥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9
(心理咨询师系列)
书名原文: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ISBN 978-7-5624-6218-7

I. ①叙… II. ①怀… ②李… ③党… ④曹…
III. ①精神疗法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3937号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 Xushi Liaofa Shijian Ditu

(澳)迈克尔·怀特 著

李明 党静雯 曹杏娥 译

策划编辑:王 斌

责任编辑:李桂英 邓桂华 版式设计:王 斌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13 字数:205千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218-7 定价:3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前言

这是一本主要关于叙事心理操作地图的书。为什么使用“地图”这个词呢？喔，是因为我本人总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迷恋。我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住在一个工人阶级的社区，所以与外界的联系很有限，但我仍旧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小时候，地图让我有机会通过幻想而畅游世界。

10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这是迄今为止对我意义最为重大的礼物（现在我也离不开自行车）。在地图的指引下，在弟弟、朋友们，还有小狗“王子”的陪伴下，我可以好几天都骑着车在周围社区游历——那是一个令我非常迷恋却又连它的表面都难以企及的世界。我现在仍能回忆起第一次骑车进入中产阶级世界的惊叹，就如同我从收音机、广告牌和少量能拿到手的杂志中熟知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梦”一样。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探险是在13岁那年。爸爸买来一辆“不错”的车子，我们整理行装踏上了旅程——一次穿越南澳大利亚，进入维多利亚（东部一个临近的州），然后沿着大洋路，一路到达墨尔本的露营旅行。我对旅途中浩瀚无际的一切毫无准备，邂逅了一生中难以想象的美丽的地质风景，经历了至今历历在目的探险。

每晚，在煤油灯光下展开地图，我便开始预想未来的探险。地图伴我度过旅行中的每个无眠之夜。记得我们每天启程时并没有具体的旅行计划，只选取几个可能的目的地。路线也并非事先决定的，我们搜寻那些景色优美的偏僻小路前行。

如今，童年在故乡的游历，以及沿着南部海岸从阿德莱德到墨尔本之旅的美好记忆都已远去。但是，至今，不论是出差途中，还是在偶尔准备驾驶塞斯纳飞机和派珀飞机越野旅行的时候，我仍然很享受展开地图的感觉。一生对地图的迷

恋,让我把它看成了一种隐喻,帮助我理解工作时人们向我咨询的一系列担忧、困境和问题。当我们一起坐下来时,便开始了一次目的地不明确、路线也不确定的旅程。途中可能会经历一些特别美丽的路线,到达未知的港湾。而当我们到达这些目的地之后,又将踏上新的旅程。

我知道,来访者在这些旅行中将要经历的冒险不是对他们已知生活的确认,他们要不断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探索。这在很多方面都很明显。比如,在治疗性对话中,人们一直在改变自己的目标,突然觉得某个目标变得很重要,或是要接受始料未及的改变。在治疗活动的初期,来访者的目标可能是要更加独立,但在对话过程中却放弃这个目标,而希望在生活中更加开放地接纳协作关系。有时候,一对情侣起初想要了解并解决他们关系中的分歧,但后来,在治疗的过程中,就可能逐渐承认并且欣赏他们间的不同。

这本书中回顾的地图与其他地图类似,也可以作为旅行的指引——这样,我们可以像运用其他地图一样,在和来访者一起探索生活中的困境和问题时,找到旅行初期的未知之路。并且,和其他地图一样,我在这本书中展示的地图,有助于人们理解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理,可以对各种路线更熟悉。这些地图是我多年来,在向别人解释我发明的治疗性对话的过程中形成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本书并不是叙事心理治疗的唯一的地图,也不是叙事治疗实践的“真正”“正确”的指南,无论对哪种叙事实践而言都是这样。

作为地图的作者,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不会用它们来约束我和来访者的对话。治疗中的对话并不是既定的,我也从没试图在来访者表达之前预设反应的方式。但是,我也意识到这本书中提到的地图有助于我对来访者作出回应,给他们提供一个自我探索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发现生活疆域中被忽略的地方。这让人们能用超出其想象的途径来探索他们生活中的困境与问题。

这样的地图可以用来组织治疗性探索,可以让人们突然对以新的方式理解其生活事件产生兴趣,对已被遗忘的生活的某些片段感到好奇,对他们自我认同中的盲区感到着迷,或者有时候对自己面对困境作出的反应感到惊喜。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地图形成的治疗性探索,将成为灵感的来源,有助于治疗师丰富其自身工作的故事乃至其整个生活故事。对我个人而言的确如此。

在教学过程中,有人问为什么治疗活动必须要有地图。我的回答是:“根本不

是必需的”。但是,我相信随着治疗活动的进展,我们总是在寻求某一种指导性思想,虽然有时候盲目相信这些思想会对它们习而不察,无法进行批判和反思。这将很危险,会阻碍治疗活动的发展,因为这可能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重复类似的治疗活动,而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这么说,庆幸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我一样用“地图”和“旅行”作为比喻。毕竟整个世界的无数比喻都可以用来描述治疗活动。我很喜欢用其他的比喻来说明这本书提到的治疗实践。

我还想提一下,对这本书描绘的地图不熟悉的治疗师最初可能会觉得用起来不方便、不自然或不好操作。这是可以预期的:心理治疗进入任何一个新的领域,都必然要花大量时间熟悉这个领域,使相关技术变得熟练。关键是训练、训练、再训练。

有趣的是,训练越严格自发的行为才越可能出现——生活中最自然的部分正是我们投入最多训练的部分。就像习惯即兴演奏的音乐家,只有对治疗技术足够深入,才能在治疗性对话中进行更好的即兴表现。而且,我们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永无止境。

我自己也永远是学徒,因为我知道在提高治疗性谈话的效果方面自己永远不会对自己的所做感到满意。迄今为止,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来过的话,我一定会在某些方面以不同的方式与来访者谈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消极评价或是贬低我的贡献,也不是要削减我在其中感受到的乐趣,而是作为一名治疗师,要保持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思态度。

我对带着地图进行未知之旅总是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这本书,传达出我通常在治疗性对话中经历的快乐和迷恋。同时我希望这本书描绘的地图能对读者自己在治疗实践的探索过程中有所帮助。

目 录

CONTENTS



- 1 / 1 外化对话

- 36 / 2 改写对话

- 82 / 3 重塑对话

- 106 / 4 界定仪式

- 142 / 5 凸显特殊事件的对话

- 171 / 6 支撑性对话

- 189 / 结 语

- 191 / 推荐书目

- 193 / 参考文献

1 外化对话

许多来访者认为他们生活中的问题是他们或是别人的品性(identity)的反应,抑或是他们人际关系本身的反应。这种想法决定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努力方向,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必然会加重问题。于是,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反映了自己、别人,或者人际关系的本性和性格中既定的“事实”。总之,人们把问题归因于他们自己或别人的内部属性——也就是说,他们或是其他人本身就是问题,这种信念,只会让人陷入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中。

外化对话的技术可以通过把问题对象化而改变这种内化的理解。它们运用对象化问题的实践取代了文化实践中对人的对象化。外化对话能让人们体验到自己不是问题。问题成为了问题本身,并不是这个人。在外化对话的过程中,问题不再是个人品性的“真相”的表现,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突然变得可见而且可行。

杰弗里

当我与一对夫妇的咨询结束,与他们走下楼梯时,我发现等候室里有点嘈杂。同时,我听到接待员宽慰人的声音。随着等候室里的混乱逐渐平静,我想不管刚才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对夫妇预约了下一次咨询,然后我在记事本上看了一下下一个咨询。接下来的访客是一个家庭,贝丝、安德鲁和他们的儿子

杰弗里。这是他们初次来访,我走进等候室,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

现在,我意识到大街上声音很大,于是我想一探究竟。我正要走到街道上时,一位女士迎面而来,险些把我撞扁。“哦,对不起!对不起!”她不假思索地说道,“你是迈克尔·怀特吗?”我犹豫了片刻,心想着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然后回答,我是。这位女士于是赶紧解释,她的儿子杰弗里,刚才骑着等候室的摇动木马上街去了。不知道他如何得知街道的尽头有一个赛马道,他显然是想一显身手。贝丝、安德鲁和我们的接待员都一起跟着他,想要告诉他这不是赛马的时候。最终这个情况恶化成了摔跤比赛。但是贝丝告诉我现在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人很快就齐了。

确实,我们很快在咨询室就座——贝丝和安德鲁在椅子上,杰弗里坐在多了两条腿的木马上,显然这匹马还是“近视”,因为它总是撞上一切可以撞上的东西。我知道这很奇怪,但还是把注意力转到安德鲁和贝丝身上,试图了解他们此行的目的。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安德鲁突然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跳向我——刚开始我以为他是想跳到我身上,但是失手了,我猜他可能也有点近视。但这个举动并没有恶意,而是想要防止我椅子背后的白板砸到我。虽然我仍然觉得有点心绪不宁,但我对他的行为非常感激。几分钟之后,安德鲁和贝丝试图使屋子里有序的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的成效。我趁这个机会再次询问他们此行的目的。

安德鲁:我以为你可以很快就猜出来呢。

迈克尔:不是要治疗近视眼吧?

安德鲁:什么?

迈克尔:没什么。我觉得还是听你说说比较好。

安德鲁:好,你肯定也应该猜到了,杰弗里很难管教。他得了 ADHD(多动症),这已经被两个儿科医生和一个教育心理学家证实了。

贝丝:是的,杰弗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最近我们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刚好在学习关于 ADHD 的知识。

迈克尔:也就是说最近才作出的诊断吗?

贝丝:今年初我们才确定——已经八九个月了,但我们长久以来就怀疑是这个。

迈克尔:得到这个诊断后感觉怎么样?

贝丝:如释重负,是吧? 安德鲁。

安德鲁:是啊,我们都释然了,至少有一个确切的名字。

迈克尔:那么,需要我做什么?

安德鲁:我们刚才见了另外一个儿科医生,和他谈论了关于药物治疗的担心。他建议我们和你见个面,他说你见过很多像杰弗里这样的孩子,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

迈克尔:关于药物治疗的什么担心?

贝丝:让他吃药,对我们和其他人来说确实要轻松一点,但是我们担心的是他性格会改变,对吧? 安德鲁。

安德鲁:是啊,我们担心会失去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得谨慎一点。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并没有用尽其他所有的方法。所以就来了这儿了。

迈克尔:杰弗里知道他得了 ADHD 吗?

贝丝:是的,我们告诉了他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他应该知道,因为这是关于他自己的生活的,我们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迈克尔:你说你们认为还没有用尽所有方法?

安德鲁:我们尝试过许多方法,包括所谓“行为疗法”,我们来见你是希望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贝丝:或者你可以让杰弗里理解。

迈克尔:好的。

杰弗里正在我的椅子下面,假装一匹马,用他的背部移动椅子。我担心是否会伤到他的背部,也担心椅子会倒。所以我暂停了和他父母的谈话,鼓励杰弗里扮演骆驼,希望有点效果。正当这时,我问杰弗里他是不是真有 ADHD,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看起来倒是想知道如果他是骆驼接下来该做什么。然后安德鲁问道:“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迈克尔:(转过去对着贝丝和安德鲁)现在,我真不知道能做什么?

安德鲁:你还需要了解其他什么情况吗? 你还想要知道什么? 我们必须找到

解决办法。而且我们听说你接触过很多像杰弗里这样的孩子。

迈克尔:好,首先,了解他得了哪种 ADHD,对我来说是有益的。

贝丝:哪一种 ADHD?你是说有不同种类的……

迈克尔:是啊,有很多种类。除非我们知道他是哪一种 ADHD,否则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只会找错目标。

贝丝:(很气愤地转向安德鲁)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安德鲁:嗯,可能迈克尔可以告诉我们……

迈克尔:做诊断并不是我的专长。

安德鲁:但是你肯定有很多经验,你能……

迈克尔:是的,我见过许多被诊断为 ADHD 的孩子,但是我的工作并不要求我进行诊断。

安德鲁:你是认真的吗?你是认真的吗?(转向贝丝)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迈克尔:我想我有个办法搞清楚折磨你们这么长时间的 ADHD 是哪一种。

贝丝:(脸上露出了充满希望的表情)好,我们听听。

迈克尔:(转向杰弗里,他刚洒了一盒粉笔)杰弗里,你的 ADHD 是哪一种?

杰弗里耸了耸肩。

迈克尔:好,现在杰弗里告诉我,就告诉我一件事,你的 ADHD 是什么颜色的?

杰弗里:(立刻迷惑地转向他父母,他们都耸肩,然后转向我)我不知道。

迈克尔:啊,我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杰弗里的 ADHD 到处搞砸事情了。如果他不知道他的 ADHD 长什么样子,他怎么可以对付它呢?杰弗里,你怎么能对 ADHD 所做的事负责呢?

杰弗里神情疑惑地看着我,安德鲁和贝丝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好像在怀疑他们是否来对了地方。然后贝丝耸耸肩好像在说:“哦,算了,我们已经来了,就看接下来发生什么吧?”

迈克尔:真的,我明白了。我越来越清楚了,我想我知道是哪一种 ADHD 了,我以前一定见过。

安德鲁:好,好,这真令人振奋,它是什么?

(杰弗里也充满期待的看着我)

迈克尔:杰弗里,你有个弟弟,是吗?

杰弗里点点头。

迈克尔:他叫什么名字?

杰弗里:克里斯蒂安。

迈克尔:我没见过你弟弟克里斯蒂安。但是就像你有个弟弟,你的 ADHD 也有个弟弟,而且我见过它,你想知道它是谁吗?

杰弗里:告诉我,告诉我。

迈克尔:你知道双胞胎吗?

杰弗里:知道。

迈克尔:嗯,我想你的 ADHD 也有个双胞胎弟弟。而且我见过它,是的,就在这儿,几个星期以前。这个双胞胎弟弟和你的 ADHD 的情况一样,做同样的恶作剧,撞倒所有的东西,把这白板撞倒,假装马在屋子里把所有东西撞倒。我就是这样认出你的 ADHD 了,我以前见过。

杰弗里显然被吸引了,贝丝和安德鲁都在笑,看起来放松了,然后点头向我示意继续。

迈克尔:你想看看你的 ADHD 的胞弟的画像吗?

杰弗里没讲话,点点头。

迈克尔:好,我见过一个名字和你有点像的男孩,他的名字叫杰瑞。杰瑞也得了让每个人都失望的 ADHD。它把所有事情都搞砸。杰瑞也不知道 ADHD 长什么

样。所以他和他的 ADHD 黏在一起,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杰瑞决定画一幅 ADHD 的画像。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杰弗里:怎么做的?

迈克尔:杰瑞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半夜醒来,好好看看他的 ADHD。他的 ADHD 正懒懒地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吸着烟,想着新的恶作剧,等着杰瑞醒来就可以做了。但是在 ADHD 跳到他身上之前,杰瑞在脑子里记下了这幅画面。第二天早上他把它画了下来。我可以给你看看杰瑞的 ADHD 长什么样子。因为他给了我一份,等着我去拿。

杰弗里:(眼睛睁得非常大)给我看!给我看!给我看!

贝丝:等等,迈克尔会拿来给你看的。

迈克尔:(走出咨询室去了他的办公室,回来的时候,非常严肃地拿着杰瑞的 ADHD 的大幅画像)看看这个?

杰弗里把画抢了过来。

迈克尔:小心!小心!拿稳了!谁知道 ADHD 放出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的 ADHD 和杰瑞的 ADHD 都被释放了,结合在一起,谁知道这幢楼会发生什么,整个街坊会发生什么。

安德鲁:我们都得逃跑了。

贝丝:所以拿稳。杰弗里,来,我来帮帮你。

杰瑞紧紧地拿住这幅画,睁大眼睛研究它。

迈克尔:但是杰弗里,我也不能完全确定这就是你的 ADHD 的胞弟,所以我们必须确认一下才能采取措施。

贝丝:我们怎样才能弄清楚呢?

杰弗里:(充满热情)是啊,是啊,我们怎样才能弄清楚?

迈克尔:我不知道,我得问问你们的意见。

安德鲁和贝丝带头开始猜测怎样才能确定它们的双胞胎关系。尽管杰弗里断然拒绝他们所有的建议,我却对其中一些很感兴趣,所以请求同意做些笔记,以便在以后的家庭咨询中做些参考。随后,杰弗里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杰弗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迈克尔:什么?

杰弗里:我可以在半夜醒来,在它还没有进入我时,给我的 AHD 画像。就这样,我就这样做。

(这时,我发现杰弗里在描述 ADHD 时漏掉一个字母 D。它根本没有说 ADHD,而是 AHD。)

贝丝:这真是个好主意,杰弗里!你可以早上画出画像,然后带来给迈克尔看。

安德鲁:是啊,不错的主意,你什么时候画?

杰弗里:今天晚上。突然醒来然后画出 AHD,不管 AHD 有多快,我会更快的。

迈克尔:听起来不错。

安德鲁:我能做什么吗?我们需要在睡觉之前提醒他吗?

迈克尔:我建议你们什么都别说。不要提起它。AHD 可能听到风声来对付杰弗里。我们不要给 AHD 任何提醒。AHD 很狡猾,是不是,杰弗里?

杰弗里:当然是。

安德鲁:哦,这倒真的很让我欣慰,你的意思是我们就袖手旁观了……

迈克尔:你们能做的是,早餐的时候你们仅仅对杰弗里说:“你做了吗?”如果杰弗里回答是,你们就可以用某种方式庆祝一下,然后帮助他画出 AHD。如果他说:“做什么?”你们就说:“没事儿,没事儿。”你们每早都这样做,直到杰弗里实现了他的计划。

安德鲁:这很容易。

迈克尔:不一定那么容易。最好你和贝丝配合好,你们可以在离开前练习一下。

贝丝和安德鲁都笑了。

三周以后我们再次见面。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等待室里非常安静,我还在想这个家庭是不是迟到了。杰弗里、安德鲁和贝丝都在,都充满了期待。杰弗里背着手拿着什么东西发出咔咔的声音。我们走到咨询室,杰弗里稍微往后藏了一点。贝丝、安德鲁和我在杰弗里进来前就座了。我正对着门,使我震撼的是,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 AHD 突然跑出来了,活灵活现的。

迈克尔:(惊讶地从椅子跳起来了)哦,哎呀,这是什么,救命!救命啊!有一个 AHD 在我的屋子里。

贝丝:哦,哎呀!杰弗里,帮帮我们。

杰弗里:(突然从画背后出现,龇牙咧嘴地笑着)吓唬吓唬你们。

迈克尔:哦,原来是你,杰弗里,你真吓着我了,但是抓住它,别让它跑掉。

杰弗里:我抓住它了。好了,我抓住了。

我们一起研究杰弗里的 AHD,把它同杰瑞的 ADHD 做了仔细的比较。我们都同意这是杰瑞的 ADHD 的双胞胎。但是,杰弗里是杰瑞的突变复制体——一个“突变的忍者”变体,所以更难对付。杰弗里这时非常活跃,开始数落他的 AHD 做的恶作剧,以及他是怎样设法说情来挽救一天的时间。这让我有机会问一些关于 AHD 行为结果的问题。

迈克尔:现在我们知道你的 AHD 是谁了。我们来看看它在你的生活中做了什么。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

贝丝:嗯,这是个好问题。有太多想要说的。AHD 在很多方面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安德鲁:AHD 在学校里给杰弗里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AHD 在学校给你带来麻烦,不是吗?

杰弗里:(正在忙着画另一幅 AHD 的画像)当然是。

安德鲁:它也令一些老师们有点头痛,是吧,杰弗里?

杰弗里:当然是。

贝丝:AHD 让你和别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有点乱七八糟,和他们打架,对吧?

杰弗里:当然是。

迈克尔:怎么着就和别的孩子闹翻了,杰弗里?

杰弗里:他们就是想我一个人靠边站。

迈克尔:你父母怎么样,杰弗里? AHD 在你和你父母之间制造过麻烦吗? 让你们不和了吗?

杰弗里:当然有。

迈克尔:什么样的问题?

杰弗里:它也让你头痛,是吗,妈妈?

贝丝:嗯,对,使我精疲力竭。

迈克尔:你爸爸感觉怎么样呢?

杰弗里:呃……它让爸爸脾气变坏,是吗?

安德鲁:是这样的。而且我自己也感觉这样不好。

迈克尔:AHD 把杰弗里和老师、其他孩子们以及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搞砸,你们对 AHD 怎么看?

安德鲁:可以说它有点不地道。

迈克尔:杰弗里,你觉得你爸爸是正确的吗? AHD 很不地道?

杰弗里:对,它是很不地道,也很淘气。

迈克尔:你说 AHD 很淘气,能告诉我怎么个淘气法吗?

在后来的讨论中,杰弗里描述了 AHD 的计谋和策略,并进一步详细地描述了它们带来的后果。这为更细致地了解 AHD 影响杰弗里的生活提供了基础。接着我问了杰弗里和他的父母对 AHD 的行为以及 AHD 为他的生活所做的安排的看法。

迈克尔:我们进一步了解了 AHD 要干什么。它在杰弗里和他父母、其他孩子以及老师之间制造麻烦。它让杰弗里觉得自己的肚子很有趣。也让他的父母感到失望。我们还清楚地知道了 AHD 对杰弗里未来的安排。AHD 想成为杰弗里唯一的朋友,独自占有杰弗里。

安德鲁: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 AHD 带来的这么多麻烦。杰弗里,这是不是我

们第一次这样详细地了解 AHD?

杰弗里:当然是。

迈克尔:你们怎么看? 我的意思是,你们能接受 AHD 吗?

贝丝:不,我绝不可能接受。

安德鲁: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家庭脱离 AHD,不是吗,杰弗里?

杰弗里:是啊。我希望家庭重归于好,是不是老爸?

迈克尔:AHD 对杰弗里生活所做的计划是怎样的? AHD 希望成为杰弗里唯一的朋友。杰弗里,你能接受这个计划吗?

杰弗里:不想。

贝丝:这些计划会让杰弗里的生活极度痛苦,杰弗里不会想那样,是吧?

杰弗里:不想,不想。

迈克尔:好,这屋里没有人对 AHD 的做法感到高兴,对不对?

杰弗里:有,有人满意。

迈克尔:谁?

杰弗里:AHD 感到满意(贝丝、安德鲁和我都笑了。)

迈克尔:好,我知道了除了 AHD,没有人对 AHD 的行为感到满意,也没有人会遵从 AHD 的计划,对吗?

贝丝:是啊。

杰弗里:不会。

迈克尔:好,现在确定了。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喜欢 AHD 的所作所为和它的计划。

随着讨论的继续,我了解到杰弗里和父母都希望和睦相处,但 AHD 破坏了杰弗里和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杰弗里希望和其他孩子还有老师在一起,但 AHD 阻碍了他们的关系。杰弗里自己的计划和 AHD 对杰弗里的计划不相符。在交流的过程中,安德鲁和贝丝谈到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杰弗里表达对自己生活的看法。

在第二次交谈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让杰弗里和他的父母做出破坏 AHD 行为的决定。这些个人决定的做出是因为他们对 AHD 的影响不满意。杰弗里提出了七个建议,而且对 AHD 的定位非常明确——他要把 AHD 当作一个特殊